

陪你游甘孜

色达年龙游记

◎韩晓红

——
我来到年龙乡的时候，天上下着雨。

流动的云是我飘逸的诗句吗？云间常常会有些许绿白，像是诗句里灵动的动词；或高或低的树在轻云里行走，像是诗句里点缀的内涵；远山的峭壁不知在坚守着什么，像是诗行排列的阳刚之美；最精彩的要数冉冉升起的圆日，一会儿红通透的，像是诗行里跳跃的热情，一会儿被云雾掩映，红光淡了许多，像是诗句里隐喻着什么。直到后来，那光灿灿的太阳一跃而起，从云雾间脱颖而出后的圆日，把果果的光芒遍洒大地，像是带着温暖的诗句释放出来的意境，令我有些猝不及防，不知道应该怎样迎接这过于丰厚的恩赐。

想象着那一群可爱的羚羊是否在这样的浪漫的诗行里缓缓走出，嘴里还残留着诗句的温柔，一直走到我的面前，令我俯下身子，疼爱地迎接这可爱生灵的到来。

然而，还是没有羚羊的身影，我的情怀里依然空荡荡的，依然没有羚羊的呼吸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我依然不能将满是阳光的山水一揽入怀，那滚烫的光泽会灼伤我的热情，那如诗般的云雾、森林、峭壁会令我兴奋不已，把满腹的向往一行行出落成耀眼的诗行。

此时云淡天高，好一片辉煌的景象！

倘若贪婪地将这样的场景临摹成水墨画，那天空的湛蓝应该怎样用色？那轻柔飘逸的淡云应该怎样皴染？那一泻千里的峭壁应该怎样挥毫？而那云雾缭绕里的高大挺拔的数，又应该怎样点染？而那翱翔着的山鹰，那副优雅、淡定、沉静的潇洒又该怎样上色入画？

痴情的我迷恋于这样的临摹中，一汪凉意袭来，这才发现细雨已经淋湿了我的衣衫，甚至淋湿了我的心房。

年龙，就这样虏获了我的情怀。这样一幅水墨画忽而蓝色浓得惊人，忽而轻柔的乳白色的云雾淡得令人不敢多想，唯恐惊扰了飘逸节奏中那一段神圣撩心的音律。

这样一幅水墨画，哪里只是简单的一幅画，分明是一首内涵丰富、意境高雅的绝美丽诗；分明是一汪清纯泉水，潺潺而入，流进一汪哲思的深潭；分明是乐队指挥营造出的恢弘、雄浑的千军万马。

我就在这样一幅水墨画中沉醉。

二

阳光明了，晨风拂面，树林开始清晰起来了，颤巍巍的岩石开始解读存在的主题。

叶片开始飘飘然不舍地落到地上。

我试着去解读躺叶的心思，想着这华丽的叶片终会被尘土掩埋，眼里就在这样的心事中注满泪水。

行走在年龙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有风和雨缠绕弥漫，享受到了人在大自然里的清爽与惬意，感受到时光没有消逝，分分秒秒都有风雨在填补漏洞。这时，风雨就成了我行走的伴侣，成了我思想的真实内涵。而树枝与树干俨然就是内涵里的内核，人生由此变得充实而美满。

我在曲曲折折的山道上行走，树林里有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地鸟儿的鸣唱声，声声入耳，节奏与音律尤其清晰。在风声中融为一体，简直就是大自然节奏感极强的大合唱，满含着极徜徉与温润的美感。

第二天，很好的阳光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想起哲人尼采的晚年，他的晚年很是孤独，这位影响了人类的哲学家寂寞地躺在床上，看到窗外的阳光，激动万分：“在这完美的一天，一切都臻于完美，不仅葡萄变成褐色，同时一线阳光投射到我的生命之上，我瞻前顾后，我从未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的美好事物。”那一天阳光赋予了哲人崭新的生命气息，此时的阳光超越了哲人的灵魂，超越了哲人的生命。此时，阳光竟然如此慷慨地照耀着我的喜悦，使我的内心感悟到了一种超越与升华。

一位叫巴尔蒙特的诗人面对阳光竟然这样说道：“为了看看阳光，我来到这世上。”瞧瞧，这时怎样的情怀，诗人把生命的存在都寄托在看阳光上。

高原最奢侈的就是阳光。即便是天空下起暴雨，你也不要

着急，暴雨之后必然是阳光，甚至还有五彩缤纷的彩虹。

行走在年龙乡的羊肠小道上，我想起阳光，想起经历过的高原雨，仿佛自己都成了哲学家，成了诗人，感触至深的确要数享受到的阳光，在这样潇洒浪漫的阳光里行走，所有的愁绪都荡然无存。

在阳光下，一边行走，一边仿佛迎着高傲而激动的火焰，将体内的失意演绎成精致的诗意，将纷乱的思绪演绎成超越灵魂的奋进的激情。

年龙人很是热情，跳着锅庄，喝着青稞酒，讲着格萨尔王的故事。

一杯酒，让我在年龙人灿烂的笑容里寻找到精神的栖息地；一暖阳光，让我在感悟到深邃的哲学思考竟然存活在简单朴实的生活之中。

没有必要刻意纠结身处怎样的季节，有阳光的日子，万物情结而明净。

尽管我没有缘分与羚羊相遇，但羚羊的温柔却成为我淡定的向往。大自然在年龙乡挥舞着刀斧神功，把一幅清丽而浪漫的画卷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年龙乡，拥有如此令人向往的淡定情怀，赋予我此行丰厚的精神享受；年龙乡，在画卷里浙浙沥沥的皴染出细雨的情怀，赋予我的何止是“好雨知时节”的兴奋，简直就是至上热爱的满足。

离开年龙乡的时候，迎着如此善解人意的雨，披着如此温馨的阳光，依恋情怀使整个行程都变得异常沉重与不舍。

甜，这是对一年辛苦最好的回答。落叶埋进土里不是烂了，是给地攒着明年的养料；果子摘下来不是结束，是给种子找新地方扎根。享着这份踏实，得揣着谦虚和念想，谢大地的馈赠，谢没偷懒的自己，再为明年播新的盼头。

浅秋的夜晚里，白天的热闹渐渐淡去。月光像从井里捞出来的，凉丝丝漫过屋檐，给丰收的日子平添了诗意。这时坐在院里，只想跟自己说说话：没做完的事，还敢接着干吗？走过的弯路，到底教会了什么？原来人生就像秋天，既要懂弯腰干活的实在，也得懂得下琢磨的从容。

说到底，秋天藏着甜。甜在手里的果子，甜在心里的记挂。忙完活，捧着苹果坐在院里吹风，会想起大自然的没亏过干活的人，会记起家人的惦记，朋友的帮衬都是日子里的糖——这份甜，是秋给岁月最好的馈赠。

立秋的菊花

◎郑显发

你从节气名册里起身时，我正数着陶罐上的裂痕。八月的晒场突然倾斜，金黄的重量，压弯所有准备弯腰的秸秆。

你递来一叠叠信封，用霜的邮戳，盖在我荒芜的地址上。那些未拆的秋天，渐渐堆积成，山坡的坡度。

我们共享这种金黄，如同共享，陶渊明剩余的月光。当你说冷，整片南山开始调转方向，把阴影，种进我向阳的窗台。

秋雾里的村庄

稻茬的琴弦暗了，暗在河湾的转弯处。晒场空着，谷斗侧身，老磨坊的牙齿间，漏下些去年的麦芒。

雾来了，从芦苇的算术课本里，慢慢抽出湿润的页码。晾衣绳突然颤动——那件蓝布衫，突然变成无人的帆。

井台生锈的轱辘，缠着几圈蛇蜕。菜畦的补丁上，霜在给茄子画遗像。而烟囱持续写着，一封没署名的信。

雾更浓时，整个村子开始漂移。祠堂的础石在下沉，下沉的还有八仙桌，桌角压住的，半张黄历。

只有小学校的方向，传来铁环滚过青石的声音，清亮得，像颗不肯落下的露。

秋日拾光

◎曹建龙

一阵凉风掠过，裹着田埂边稻穗的淡香，秋天就来了。这个季节，有人走街串巷收新豆，有人在老树下摇扇晒太阳，有人在田里割稻子、码稻秆。不管哪种样子，心里都揣着对日子的盘算，也带着成长的见识。

秋从不是喧哗的性子，像位沉默的智者，静静守着万物。天刚亮时，晨露挂在稻穗尖；太阳升高，露水滴进土里，滋润着刚收完庄稼的地；傍晚时，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半边天，给麦垛镀上层暖黄。

日子易逝，生命既要热烈怒放，也得懂得珍惜。杨树叶黄得一捏就碎，银杏叶黄得能照见人影，连田埂边的狗尾草，穗子也黄得惹眼。凉丝丝的风拂过衣襟，卷走夏末的燥气，让人喘气都敞亮。

秋历经风雨，变得格外厚实，藏着岁月攒下的景致。钻进山里，坡上的草一半黄一半绿，柳树叶落了半

数，剩下的挂在枝上晃。石头缝里的野菊绽放黄瓣，像谁用霜调了颜料、拿画笔描绘的画，每笔都带着太阳的暖，过目不忘。

落叶最懂秋意。在山里看见落叶，金黄的叶子在风中打着旋儿飘下来，没一会儿就铺满小路。踩上去软乎乎的，“沙沙”作响，像去年夏天的蝉鸣又轻轻回来。找块石头坐下，抬头看天，天蓝得透亮，白云飘得慢，那是大自然最松快的样子。

到了田野，更见热闹。先听见清脆的鸟叫，躲在树杈间叫一声停一下；驻足远看，成片的金黄一层叠一层，像刚晒好的新棉毯铺到天边。稻穗沉得垂着头，穗尖快挨着土。古语说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，每粒谷子都记着春耕的犁痕、夏耘的汗珠。

走进果园，果香扑鼻而来。苹果红透了，用袖子擦一下能映出人影；柿子黄得发亮，挂在枝上像小灯笼；

香蕉熟得软乎乎的，弯着温顺的弧度；龙眼鼓着饱满的肉，紫褐色的皮透着亮；葡萄串沾着露水，晶莹剔透。

离开果园，顺路往前走，风带凉意拂过衣襟，浑身都舒服。老农趁风凉，忙着把收成往家搬：稻谷在打谷机里“嗡嗡”响，谷粒掉进麻袋“哗啦啦”的；果子分装进竹篮，苹果和梨分开摆，怕蹭掉皮；刚拔的萝卜还沾着泥，搁在院角晾着，泥块晒干了一敲就掉。

待夕阳西下，劳作的人也往家赶。挑担子的农人走得稳，竹筐里的果子碰着果子，发出“咚咚”的轻响；路上遇见老伙计，远远打一声招呼；背锄头的碰上儿时伙伴，就蹲在路边老槐树下歇脚，递根烟、唠几句家常。这样的光景，连风里都带着烟火气的暖。

回村的农人眉眼带笑，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扁担，却压不弯脸上的

